

那个叫王咸的小说家

一个天天跟中国当代小说打交道的人,必有他不愿意公开写作的理由,以及容许自己写作的基点。



《去海拉尔》
王咸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12月

在不认识王咸的时候,先认识了他的夫人,我们在单位的电话号码紧邻着,是同一个时段进来的,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由于她的关系,比如别人会介绍她是谁谁的夫人,于是知道了这个名字。后来,从各路朋友那里偶尔会听到王咸这个名字或者零散的轶事,好像有点世外高人的那种范儿,吃素或者宗教之类的,顺耳也就听听又飘走了,连一个像样的逻辑都没有,我们对于不熟悉的人往往会保存各种这样的碎片式记忆。但看到他在院子里热火朝天地打乒乓球,就觉得那些说法不必当真。在一个小院子里工作了几年,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并没有说过话,我很喜欢这种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人情氛围。

正式跟王咸认识是小说家孙频来上海,四个朋友一起在门口的饭店吃饭,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聊得很嗨,我知道了他来自聊城莘县,北方平原上到处是单调的白杨树、麦田的地方,我脑海里还闪过那个地方硬朗曲折的方言以及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他在上海大学教过书,那是

我工作之前度过漫长无聊时光的所在。既然打开了时光机,就必然会充满拥塞的言语,那一次大家说了非常多的话,多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喧宾夺主。

那天的聊天,我印象深刻的是,王咸说到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事,住在筒子楼里,特别爱打牌,周末有空就张罗打牌的事儿;但是这个女同事的牌技实在是一般,热情大过牌技,多年也不长进。他们嫌弃归嫌弃,但凡缺一人的场面,只要高喊一声,她立刻到场;仿佛看到一个微胖爽朗的大学女教师,撩开门前晾晒着的床单,大喊一声来了。这个女同事的故事,让我心有戚戚,我也是个热情超过技术的扑克爱好者。有点像鸡汤一样的生活哲学:有人生活在局部快乐中;有人怀着善意不说破,无伤大雅地跳出来说说笑笑;有人又跳出去看看这个故事,想想自己。

忘记他为什么在饭局快结束时候猝不及防地问我一句你写小说吧?我怎么回答的已经有点模糊,不过从他问我这句话时闪过的眼神和马上低头下头的动作,让我一下子猜到他肯定是个默默写小说的家伙!

过了不久,果然在杂志上见到那个名叫王咸的小说家。王咸这个名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聊斋志异》里的书生,有点古典的意味,又面目不清,一个没有醒目角色面相的人物。他写的小说《回乡记》在朋友们之间流传,低抑的情绪,絮语倾谈,简短的句子,仿佛对话者都不会看着彼此的眼睛,各自说着。《回乡记》像一篇特别具有牵引力的散文,从不经意的语调开始,慢慢把你拉进一个具有重力的场;它更像一次真实回乡的零度记录,年轻敏感的夫妻带着患病的孩子第一次回乡,既想安慰父母又要瞒住他们。他们冷感而寂寞,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失去了所有热情,而对父母、兄弟、朋友又生出体谅和新的认知,中间的反推力,是源自珍视爱的离开,为了失去而先行失去。《拍卖会》设置了一个场景,一个家具公司倒闭的拍卖会上,两个青年男人闲散地聊天,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话中又藏着很多东西,比如天空的云让人觉得永远活下去才好,又有点怅然若失,

好像于什么都不尽兴似的。小说中,“朱力的摩托车店也倒闭了,他只说太累了,我没有多问”,他们的对话都是这样触一下就逃开,好像故意避免一种故事化的倾向,努力地浮在表象上,东摇西荡,表象就是真相和所有。他们在拍卖会上买什么都不重要,而是叙事者在人群里观摩镇上的人们,随着兴致想入非非,脑子里有些怪东西的人,无聊平庸,隐身在人群中,他们绝不会占据一个高地,因为他们也看不到哪怕远一点的地方发生的喧闹。

一个天天跟中国当代小说打交道的人,对写作的问题有他基本的知觉和了解,一直默默隐忍着写作的冲动或者可能私下写作,必有他不愿意公开写作的理由,以及容许自己写作的基点。我们只能从他写作呈现出的样貌去推测他的美学和想法。如果说《回乡记》《拍卖会》《邻居》这三篇小说更多体现的是他的小说语法,特别像台湾早期艺术电影,那《去海拉尔》可能是他对自己一代写作者的思考。《去海拉尔》里那个叫李朝的诗,跟那些寡淡的人物不一样,应该拥有那种充满戏剧化的人生,年少成名,万众拥趸,诗歌衰落流落民间,进看守所,离婚,养猪,等等,即使是跟“我”非常熟悉,但是一点生息都无法感觉到,好像打了个盹,“这个人,所有的故事,他只讲其中好玩的部分。”他对自己诗歌的自信一点也没有让他感觉到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过着比别人差的生活也安之若素,甚至过于安之若素了。“有点躁动,在这样的时代,倒是更正常一些。”李朝像一个行走我们之中的陌生人,又像一面镜子,照着躁动的人们。

作为一个写评论的人,我跟所有写过没写过的作家很难谈得上真正熟悉,之所以选择跟新晋小说家王咸互相歌颂一下,是因为想起孙频有一次跟我聊天说,你跟王老师感觉起来有点怪,好像我也具有了某种良好品质,啥,何其有幸!时间里到处是传奇,希望那个叫王咸的小说家永远不一样,又希望他不要走向传奇,跟我们普通人建立起跟他那些“邻居”一样的接壤关系。

项静

青春残酷 少女们要勇敢啊

唯有自己勇敢,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0月
《书店里的戴安娜》
【日】柚木麻子

日本小说家柚木麻子的新书《书店里的戴安娜》里,写了一个为名字而烦恼的女孩。一个日本人,却取了个洋名“戴安娜”,想想少年时的我们,可怜的戴安娜该被同学们如何的嘲弄啊。更可怕的是,她还是个不知父亲为何人的私生女。母亲虽漂亮,却从事在夜店里陪酒的工作。这个原生家庭呀,对年幼的戴安娜真是残酷。

如果说戴安娜的出身是少女时期无法幸福生活的原罪,那么好友彩子应该一生幸福快乐才对。父亲是高级编辑,母亲知书达理。彩子既漂亮又成绩优秀。因为都爱读英国作家伊妮德·布莱顿的校园系列小说,两人结下了友谊。都说爱读书的女孩运气不会差。可戴安娜与彩子却由同一条路出发,走上了迥异的人生小径。

初中开始,戴安娜一直在男同学武田的帮助下偷偷地寻找父亲,线索是一本叫《秘密森林里的戴安娜》的书。随着寻找,她发现母亲狄亚拉竟然是名校的辍学生,而彩子的父亲又与狄亚拉相识。而他们,竟然都与那本书的作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更坚定了她凡事靠自己的勇气。

由于误会,彩子与戴安娜在初中毕业前夕绝交了。后来,彩子如愿地考进了名牌大学。而戴安娜由于高中时受到同学戏弄而以叛逆表现还击,变成了染发、逃学、撒谎的不良少女。高中毕业便进了梦寐以求的书店当店员。可彩子却在大学一年级时,被高年级学长利用团建之机欺辱。

那么,戴安娜是否能揭开身世之谜?彩子又能否从欺辱的阴霾中走出来?答案皆在书里。可我觉得本书的核心可总结为一句话:青春残酷,少女们要勇敢啊!

日本有写少女小说的传统。大概在1937年至1938年间,川端康成便为《少女之友》杂志写过一段时间的小说连载,后来集结出版为《少女的港湾》。老一代写少女小说都偏保守,特纯情,“百合向”。无非有些通信、送花,摆弄少女们的小心思,又如何闹别扭之类的情节。

可时至今日,女性已经走上社会,成为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恐怕再“闭门任性”地活就脱离现实了。书里的戴安娜并未因遭遇“生活之恶”而去自哀自怜,反而勇敢地面对现实,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不断地适应改变,反而发现了世间的暖心之处。

虽然这个世界对女性还不够友好,可这不是物质决定的,而是两性的生理结构与长久沉积的保守思想和态度决定的。正如戴安娜在书中读到的“吊坠之所以不够闪亮夺目,是因为你没有活出自己的人生,你的成长和改变会让吊坠越来越亮”。

十年之后,彩子与戴安娜再次相见,曾经互为镜子的两个女孩,握手言和。童年时,家境优渥的彩子保护戴安娜;少年时,勇敢的戴安娜保护彩子。可人生的路啊,注定要孤身一人走。唯有自己勇敢,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初读此书并不觉惊艳,读过半月后,却发现那个爱书的戴安娜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就像书中所言,“读过之后,你也一定会爱上戴安娜。”

夏丽柠

三十年追踪探究,持续发力

耄耋之年依旧这般雄风猎猎,先生的创作生命之丰沛,令人感佩之至。



《散文诗品》
秦兆基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10月

即将过去的2017年,对85岁的秦兆基先生而言,是一个收成甚好的丰年——阳春三月刚读到他平生第一部以独创性实践阐发其诗学主张,以书写吴地历史人物透视江南文化神韵的散文诗集《揉碎江南烟雨》(苏州大学出版社),金秋十月又获赠其探寻中国散文诗前行足迹,宏论与品鉴兼修的理论著作《散文诗品》(河南人民出版社)。耄耋之年依旧这般雄风猎猎,先生的创作生命之丰沛,令人感佩之至。

秦先生一生的主业是教书育人,围绕

教学相长,他参与或主编了一系列的教材、辞典、文选,因而成为享有盛名的语文教育家。教书之余,他还广泛涉足文学评论,于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门类皆有较深切入作品内核的评述之作。而于散文诗这一文学样式,他则更为倾心,长达三十年追踪探究,持续发力,写作并出版有多部专著,进而在业界形成口碑,产生影响,成为国内公认的散文诗评论家。于2014年获颁“散文诗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

秦兆基先生对散文诗理论建设的贡献,我以为突出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不辞劳苦所做的对散文诗发展具有垦荒意味的普及推广工作。上世纪80年代末,一度萧条的散文诗创作重又在中国大地上热闹起来,一些专门刊载散文诗的报刊也应运而生。然而“批量产生的作品”,与“聊作点缀的理论文章”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秦先生在第一时间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出于他自幼而对散文诗所怀有的特别情愫,他自觉地进入了这方阵地,凭借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独特优势,他选择从基础性项目入手,于1991年应江苏教育出版社之约,编写了一部对后来的散文诗创作不无积极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抒情散文诗选讲》,为散文诗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二是对散文诗的研究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名学者大开大阖、勇于精进的探索精神,和注重广度与深度的美学追求。对

中国散文诗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写出了独具识见的万字论文,深入探寻了散文诗的形态特征、美学本质及其形成的轨迹,归纳并总结了可资借鉴的传统,进而提出了坚持散文诗的文体本位和创作个性多元化等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同时对散文诗的整体营建的原则及价值取向等,他亦有专文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

三是对被誉为“现代散文诗的里程碑”“不可逾越的高峰”——鲁迅先生的《野草》,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多侧面、多视角的体悟与探究。从《野草》生成的背景、鲁迅在庄子哲学面前的两难处境、《野草》与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之间的关系、《野草》与佛教文化、《野草》与儒家文化的因缘等多个命题下,运用文化学、比较文学、原型批评等研究手段,对这部经典之作予以重新审视和融入我个人评价体系的阐释。

秦先生颇动感情地谈到,散文诗对他的影响可追溯到孩童时代——读“新共和”国文教科书上沈尹默的《三弦》,当念到“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童年的他“似乎也听到乐音,凄婉幽怨,感到莫名的惆怅。”而一颗其时并不知为散文诗的奇妙的种子,便这样悄无声息地播入了他年幼的心田。谁能想到八十年后,他还在为传播这样的种子不知疲倦地耕耘和劳作?!原来,艺术之美,真是可让人一辈子为之陶醉为之痴迷的啊。

王慧琪